

法文原版 世界名著 哈萨克族萨尔瓦多·尼尔著

〔法〕A·大卫·尼尔 著
陈宗祥 译 杨元芳 校

译后记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人民津津乐道的一部长篇史诗。这部内容丰富多采情节曲折多趣的诗篇，脍炙人口，广泛流传。不仅为藏族人民所喜爱，而且流传到了国外。国外学者很早就对这部长篇史诗进行了翻译和介绍，并且从不同领域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法国大卫尼尔David-Neel, Alexandra女士与藏族庸顿喇嘛合译的《岭地超人格萨尔王传》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在国外广为流传的译著。该书多次再版，直至1978年又在纽约再版。这就充分说明《格萨尔王传》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也是世界人民共有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我在1940年于北京读到该书的英译本时，深深的为它动人曲折的引人入胜的内容所吸引，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42年9月来到成都华西大学工作时，在李安宅先生鼓励下，我就着手翻译这部节略的分章本《格萨尔王传》。译毕，请任乃强先生审阅，他非常高兴，立即为本书写了一篇序言，并把译稿介绍给《康导月刊》，连续发表。没有想到任先生的这篇序言和《〈藏三国的〉的初步介绍》一文，以及我的这部译稿却成为研究《格萨尔王传》学者们经常说到的最早的参考资料了。

解放后，西南民族学院何剑勋教授准备讲授《藏族文学》，我就把这部译稿提供给他，以作参考。出乎我意料的是，当何教授赴青海省讲学时，就把这部译稿提供给青海文联。承蒙他们把这部书铅印出来，因此使我的劳动成果得以保存下来。对青海省文联和何剑勋教授我是多么感激啊！

《格萨尔王传》的研究工作目前已列入国家的重点项目，一些同行们鼓励我把这部译稿，修订再版。在繁忙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实难再抽出时间校订。杨元芳同志却担负起这项校订工作，他认真地逐字逐句校订，实际上就是重译一遍。其质量已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译稿了。

大卫·尼尔女士与庸顿喇嘛是从德格与玉树的演唱艺人口头流传的版本中记录下来的，并且参考了当地一些手抄本，把一些冗长的无关主题的佛教哲理完全删去，才辑成这部简略本《格萨尔王传》。她在《导言》中说：西康版本不仅在英雄的家乡，而且在拉萨甚至在全藏都被视为权威版本，因此有权称得上正式版本。我们认为她这点看法尚是妥贴的，她与庸顿喇嘛合辑的《格萨尔王传》，恰恰是重要的来源地区。她说史诗并没有木刻版的存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当地藏族同志的谈话，在甘牧州德格与江孜等地就发现有七部木刻版有关《格萨尔王传》的篇章。

A·大卫·尼尔的简略的分章本《格萨尔王传》是介绍给世界读者的，是便于外国人阅读的，她采用一种国外习用的小说体，这对于外国读者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并且这部书已译成各种文字。但毕竟与原来史诗的体裁与风格不同了，是“走了样的”。但是国外学者研究《格萨尔王传》时，均参考了这部译著，所以为了今后的研究，正式发表尚有一定价值。我们预料国内学者另外也会写一部完整而简明的分章本《格萨尔王传》的。

再者，她在《导言》中，对于《史诗》的主要人物的塑造，不是从历史环境与人物性格进行分析，而是着重从宗教迷信的“化身”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明。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

说法，这部来自人民而为人民所热爱的史诗，中外学者咸认为它产生于佛教时期，以后受到本教和佛教的影响，因此，它的宗教成分越来越浓厚是不难理解的。国外对藏族的研究，时至今日也多偏重于宗教方面，因为他们把它视为“喇嘛的邦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似乎藏族文化除了宗教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就象国外研究者认为格萨尔这一名称也是来自西方，甚至认为神之子下凡人世的情节是基督教传说的一种模糊的反响。这两种极端只是足以使人惊叹研究者想象力的丰富，却无助于对伟大史诗实质的理解。很清楚给人民英雄披上宗教外衣，只会使之黯淡无光，但它代表一种西方的研究方法，故此一并译出，提供国内研究者探讨和批判。

自一九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来，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英俄帝国主义对西藏虎视眈眈，他们多次派遣间谍潜入西藏，英帝国主义更不止一次的武装侵犯西藏，使西藏人民在封建农奴制的重负下，又亲身体验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及于民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更日益恶化。A·大卫·尼尔正是在这个时候旅游藏区东部地方。当时马列主义思想在藏区尚未广为传播，广大藏族人民将希望寄托于他们所热爱的传说中的英雄重返人间，由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甚至亚洲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共同赶走帝国主义，并在西藏消灭农奴制，“人间世上泯灭差等”，“高者不高，低者不低”。这种朴素的感情是十分自然而且合理的。而A·大卫·尼尔则把它说成是仇视白人，特别是西方的白人，并在导言与尾声中一再加以渲染，危言耸听，还说什么“够奇怪的是，大多数表达这种狂热愿望的人并未具有亚洲地理知识，也从

未见过一个白人。”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理应予以驳斥的。

译 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

关于“藏三国”

任乃强

脍炙康藏人口之格萨故事，俗称“藏三国”。共凡二十五函，二千余藏页，记叙格萨王因卫护佛法，与白、黑、黄三种幕属胡人及其蕃国争战事。全部属于宗教神话，穿插奇诡，谐趣流溢，极投蕃人嗜尚。原作者谁？成书何时？何地刊印？今皆无考。余曾见印本一函，写本数函。庄学本君曾购得钞本一函，李鉴明君曾见七函，为最多矣。大抵其书绝板已久，旧刻散失民间，鳞爪零乱，固无克窥其全文者。相传德格土司与林葱土司各有写本一部，秘不示人，余去岁入康，知甘孜之夺拖寺僧能写全部，曾拟购写，究以费巨，愿未克偿。

格萨后裔，为今邓柯县之林葱安抚司。其故官在今邓柯县第三区，属金沙江流域，当祝靖、邓柯往来一道间，有俄支、绒果二寺。俄支寺为格萨故都，林葱土司原即治此。明代地震，宫殿圮塌，乃徒治绒果，仍建陪宫于俄支。今林葱土司辖地，尚有邓柯县第五区，属雅砻江流域，在上杂科与石渠县间，地名雄坝。据传格萨生地，在此区察察寺山，自诞格萨后，其土长草，四时常青（此系神殿，与中杂科之黄教格萨寺有别），寺中有格萨常用之军器，及象牙章各一，由察察寺派二僧常住诵经。又传格萨大部遗物，被一神通喇嘛，移运保存于青海囊谦（隆庆）县之香达纳。又传格萨派其

大将该噶建碉于白玉县之甄科，世呼为林，该噶碉今遗址尚存。其西之登龙、麦宿，亦皆有格萨建碉遗址。又传德格龚垭，为格萨大将甲萨驻防之地。如此传说，在德、邓、石三县境内，极其流行。林葱土司自称为格萨后裔，其臣民相信此诸传说甚笃。询所依据，亦即仅此二十五函之格萨故事而已。然此故事荒诞不经，显然非属信史。大抵格萨实有其人，曾于金沙江上游建设拥护佛法之国家，而与摧残佛法之胡人部落力战，获得胜利，为藏族人民所称颂。其僧假借其名，影附其事，写为宏扬佛法之理想小说，亦如因玄奘求法而演西游记，因武王伐纣而演为封神榜耳。

余襄曾拟为格萨全史作一考证，仓卒未就，兹不妨介绍其大略。格萨者党项之遗裔也。党项与西藏同族，均自称神猴苗裔。吐蕃盛时，掩有其地，除一部分投唐外，大部降附吐蕃，奉行佛法。吐蕃因其酋而用之，比于附庸。唐末吐蕃崩溃，各部复自独立，或拥佛法，或毁佛法，由是相互攻击，亘数百年。拥法诸酋长中，格萨尔最著烈。其生当北宋初期，其所建国，当今邓柯、德格、石渠三县地。势力盛时，似曾统一理塘、昌都、玉树二十五族，与康、道、炉、甘等县地，足以传承吐蕃正统之乌斯藏比肩。格萨歿后，境土崩裂为若干部落，其嫡裔为林葱政府，支裔为德格政府。元代建置土司，以林葱为朵甘思、哈达、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德格为朵甘思管军民万户府。明太祖授林葱酋为朵甘思都指挥使司。与传承吐蕃正统之乌斯藏卫都指挥达故。转入清代，德格勃兴，林国衰弱，降为林葱安抚司。今林葱管寨尚保存明清两代印信号纸与诰命书。总之，康藏土酋势力，唐迄明清均以拉萨与林葱两政府为巨擘，二者力敌势

均，无所轩轾，拉萨袭吐蕃之余荫，林葱承德格之余荫，故能成两大势力。康、藏两地之能对立，德格之能成为康区文化中心，皆为格萨功烈之付产品。今拉萨大寺护法神中供有格萨，其他各寺庙，亦有奉祀者，而俄支专祀格萨之殿，土司称为家庙焉。

关于“藏三国”，似为元代萨迦派僧侣所作，其人生于福幢前，故福幢《政教史鉴》迎娶文成公主章，曾以格萨武王与印度法王、波斯富王、突厥胡王并称，颇似格萨之国尚武，唐初即已知名，然藏人时代观念甚谬，不足凭也。萨迦派僧侣，喜以史事宣扬佛法。黄教当政后，则禁僧侣习史，对此记叙荒唐之史籍，似曾毁板严禁。故其故事虽脍炙人口，而书板终不可得。嫡裔林葱土司，仅能保存钞本一部。西藏西境外之拉达克，则尚有此书流行，曾有西人转译为法文与西班牙文本。拉达克在西藏政府势力之外，故能保存此板也。

法国贞女大卫·尼尔，游行探险于康青藏者，阅数十年，兼通法、英、印、藏、拉丁文字。更藉其养子雍顿喇嘛之助，研究康藏情俗，与喇嘛教义，并极精透。著有《拉萨游记》、《康甘青游记》、《西藏之灌顶》、《西藏之巫术》、《佛教与格萨王传》等书，其《格萨王传》系民国二十五年时，彼亲赴林葱土司家，借得藏三国钞本，雇一熟读此书之人，分段讲诵，手自以英文译记之，凡阅四十余日，始讫。乃参考拉达克译本，撰写此书。原题为《林格萨尔之超人生活》The superhuman life of Cesar of Ling，凡十四章，都二百余页，关于佛学术语与藏人特用名词皆附注释。又藏文原书，多有韵文与意义重复之处，女士亦予删

去，仅存诗歌数则，以示一斑。而于原书叙事之部略无删者，原书诙谐之趣，亦能保存，是皆其优点也。今无论藏文板格萨传本已毁，钞本难得，即使能得完整之钞本，亦非藏文造诣极深者不能读之。即能读之，反复歌咏，再三重复，亦将等于耗时太多，如大卫·尼尔女士作，可谓有功于世之欲知藏三国内容者也。

宁波陈宗祥先生擅西文，喜治史，尤喜研究康藏书录，每得西人新著，浏阅余暇，恒取其价值者译之。兹译大卫·尼尔女士之《格萨王传》成，以示余，余旧曾听蕃人讲述此书，又曾于喇嘛寺见此壁画，演唱者与导观者口讲指画，津津然不忍自辍。从予叩听者眉飞色舞，懵懵然化入书中。窃叹其感人之深，因而佩彼作者诱导蕃人沉迷佛法之技术。每欲聆取全传，若未能得，兹阅此译，一旦解脱历年渴想之苦，念世之欲闻藏三国内容者多矣，故亟怂恿《康导》征入，分期登载，并为之介绍于此。

《康导月刊》第六卷，9—10期

原序

岭格萨尔史诗是中亚的《伊利亚特》，以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史诗，在藏族也如在满族中一样家喻户晓和广泛流传。他的冒险事迹在贝加尔湖周围和阿尔泰山区一直被吟诵着。供奉它的一些庙宇已在中国内地发现，曾怀疑他是否为清朝皇帝钦定的战神关帝。另一方面，它也使人想到，既然格萨尔史诗渗透到神秘的亚洲深处，为什么竟找不到一点淡薄的恺撒的影子。史诗中的某些情节，曾认为是借自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些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但是它在东方比起西方来就更少成就。这一著作的本初性质有过颇多的争议：一些人宣称它是佛教的；另一些人则说它是反佛教的；再有些人则视之为太阳的神话，象征着冬天和春天。

欧洲读者接触这一著作的蒙文本已近一世纪，早在1838年施米特I. J. Schmidt就把它译为德文。已报导的几种文本篇幅长短不一，我们保有其中几种手抄本。最近弗兰克A. H. Franke教士刊印了一种文本，是以他在下拉达克所听到演唱的歌子为内容的。但是，我们在欧洲只是把《格萨尔王传》写为书，可在它的故土则是部重要的活的和口说的东西，也可以说是“Volito vivu per ora vivum”，狂热的演唱者们唱着它，过着漫游的生活，来往于高原。就在那儿，A·大卫—尼尔夫人获得听到它们的机会，并将其记录下来，值此她将出版其原文之际，让我们谨向她致以感谢之

忧。她公诸于世的这部史诗，内容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形式去是那样的迷人，既具有自己民族的重要特点，而其文化意义又堪与《伊利亚特》、《奥德修记》、《尼伯龙根之歌》和《罗兰之歌》并驾齐驱。

李维Sylvain Levi教授

法兰西学院

目 录

导 言

历史伟人格萨尔——演唱艺人与手抄本——格萨尔史诗歌曲的非凡效果——关于佛的藏族传说——修行为转世的决定性因素：日本与藏族的观念——史诗中人物的塑造及其先驱——铜色山的天堂——妖魔潭尊的来源、业绩与异常的结局——以藏族主观世界的信仰来解释史诗的幻想篇章——我怎样熟识格萨尔及其史诗——在岭地会见英雄的后裔——一位演唱艺人被视为是格萨尔的化身；一个沙弥被认为是他的敌人霍尔王的化身——我接到一朵被想象为格萨尔送来的非时而开的鲜花——一个实现了的奇怪推断——藏族的救世主武士——格萨尔返世的传说和预言——神秘的北方香帕拉邦（1）

——群神大聚会——其中一神转世为格萨尔——他提出种种条件（47）

第一章

莲花生大师亲临龙宫寻觅英雄的未来的母亲——龙女下凡人间——她成为岭王帐下的一名仆役——岭王钟情相爱——岭妃醋海生波——她谋害龙女——天神降临龙女处赐予解毒药——众神、格萨尔神奇的降生人世间——晁同、岭妃谋害初生婴儿——大巫师的法术——格萨尔（婴儿）巧脱大难——禁闭巫师在隐居洞内——母子被逐到荒原（55）

第二章

莲花生大师唤醒格萨尔的记忆，并令他登上岭国王位——英雄定计达到目的——晁同遭受愚弄——格萨尔的婚姻——他得到玛雅本拉的全部宝藏（91）

第三章

英雄冒险探异教徒之邦——格萨尔歼灭他们并获得他们垄断的珍贵药品——英雄奇迹般地营救头人的女儿并介绍她与印度王结婚（107）

第四章

格萨尔到“北邦”杀死卢赞王——为了帮助格萨尔，卢赞王妃出卖了自己的丈夫——谋杀卢赞王——卢赞王妃钟情格萨尔——格萨尔遭蛊术迷失本

性（129）

第五章

观世音解除把格萨尔困在“北国”的蛊药作用——他动身返回岭国——途遇被霍尔杀害的甲察的精魂——英雄得知霍尔大军入侵，晁同叛变投敌，掳走色绛珠牡——英雄寻找申伦和他的母亲，龙女遭卖国贼虐待为奴仆——格萨尔起兵伐霍尔为岭国复仇（141）

第六章

格萨尔和骑士们抵达霍尔国境——众天神协助杀死拦路的魔牛——珠牡的不忠实行为——晁同财迷心窍为魔鬼俘掳——格萨尔溺死一百二十六个船夫——幻影商队（159）

第七章

幻影商队失踪——发现一个小孩在一堆茶叶里——铁匠师傅收养了他——弃儿异常的行为——表演逼真的玩偶——格萨尔摧毁霍尔保护神——游戏活动的悲剧结局——铁匠女察觉小徒弟就是格萨尔——英雄在她面前显露本相——小铁匠奉命去山林擒虎——野兽在宫中引起一场骚动——老虎吞吃了大臣——库尔卡令小徒弟纵虎归山（175）

第八章

库尔卡礼聘博学的喇嘛——化装的格萨尔测验喇嘛

的法力——他识破英雄的身份，英雄杀了喇嘛——英雄化装为喇嘛，用假预言捉弄库尔卡——他指示国王把悬在宫墙上的甲察人头取下——库尔卡渴望长生，牺牲了保护他的护身符——众仙降凡充当铁匠——铁匠曲达由于好奇瞎了一只眼睛——掩埋甲察头颅的霍尔人被塌方埋葬——魔鬼将道谦钉死在岩石上——珠牡听三个印度变戏法的人说格萨尔已死，她喜上眉梢——猜想是霍尔神的幻影的出现——在山上神灵们蹁跹妙舞——格萨尔处死库尔卡
(183)

第九章

不忠实的珠牡与德谦去岭国请求宽恕——格萨尔送他们返回霍尔去执行任务——山岗祭祀霍尔神的盛典，雷杵击毙巫士与门徒——格萨尔饶恕库尔那和他的伙伴——他们活到现在——格萨尔杀死珠牡与库尔卡所生的孩子——德谦与晁同吵嘴打架——德谦苦修赎罪——格萨尔立德谦为霍尔王(203)

第十章

萨唐王得一梦兆——他希望战胜岭国的属邦——海螺雕马像的不幸——爱妃被大风自屋顶吹坠地上——萨唐王希望她复活，与尸体独处在一间屋子里——德谦贤巴掳走玉拉王子——魔杖隐蔽了兵营——把王弟送至空中，由飞马把他踢落湖里——英雄遇一棋鼓相当的敌人，他们鏖战毒湖岸边——轻

取萨唐的碉堡，血洗魔窟妖孽——格萨尔立萨唐长子为绛国王——格萨尔闭关十三年（217）

第十一章

格萨尔兴师讨伐星谛王——大臣库拉被活剥了皮——格萨尔军队纵火焚烧星谛的城堡——星谛攀魔梯企图登天——格萨尔箭断云梯——星谛坠入火海中——公主神奇的飞离燃烧中的城堡——格萨尔获取星谛的宝藏——妙龄公主与晁同之子喜结良缘（227）

第十二章

晁同九十三岁尚渴望得一娇妻——为了娶妻派人盗窃大食王的蓝马——婚礼喜庆时，大食王的探子到晁同的家里——吃醉酒的晁同泄露盗马机密——大食兴师问罪——懦夫在一口覆锅下藏身——他被发现，挨了大棍并被判死刑——晁同贪生图命出卖岭国——师出无名岭国军兵抗命——神灵保证支持并晓喻他们改变对晁同的看法——隐士化成一团烈焰——火焰自洞中喷出，形成环绕大食城堡的火湖——用活剥的库拉的魔皮扑灭火焰——格萨尔的胜利与杀戮大食的军队——格萨尔去行宫取大食珍贵宝藏——晁同途中追求魔女——魔鬼擒晁同，把他关在腌肉箱中准备吞吃——英雄立大食王遗孀为女王——格萨尔回岭分大食财宝（237）

第十三章

格萨尔的结局（265）